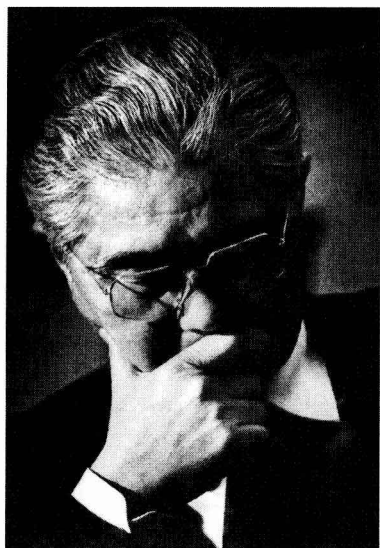


红色资本家

高仲泰 著

原收人

中西書局



红色资本家

高仲泰 著

高仲泰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 高仲泰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8

ISBN 978-7-5475-0402-4

I. ①红…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6254 号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高仲泰 著

责任编辑 李 梅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4.2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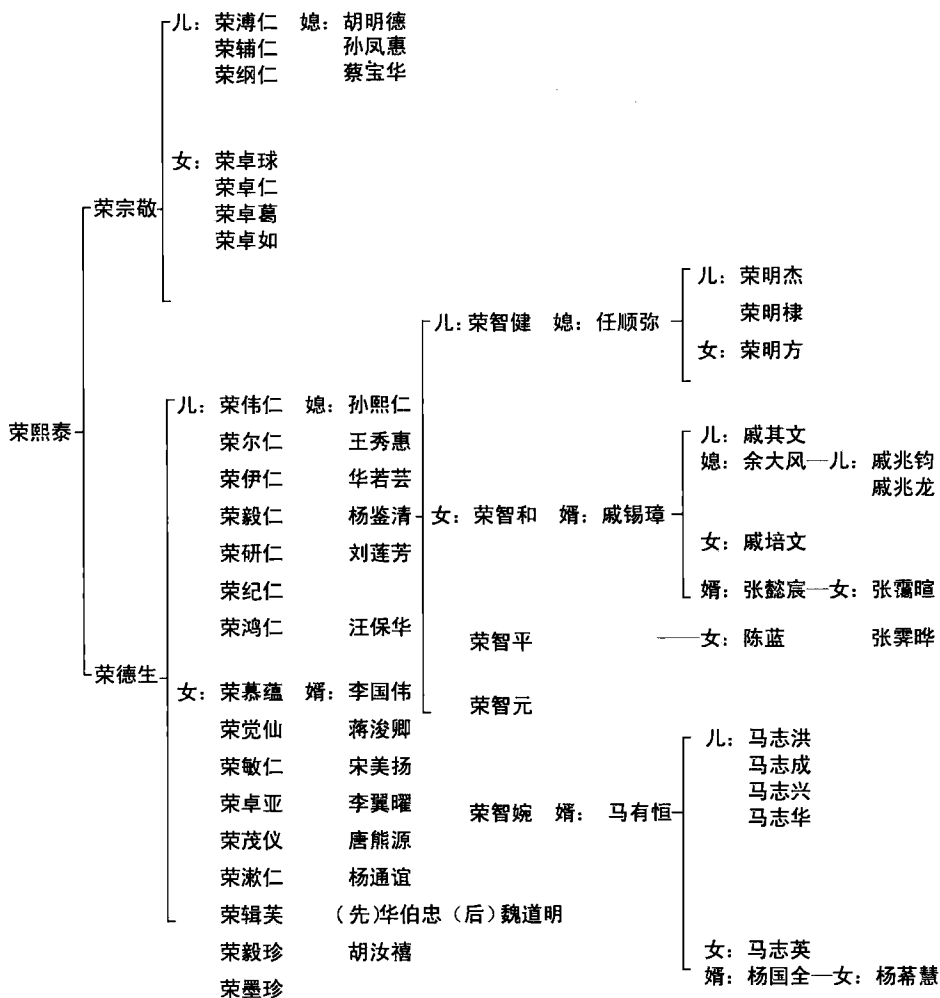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75-0402-4/I·081

定 价 58.00 元



荣毅仁全家福

荣氏家族族谱（部分）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3
第三章	60
第四章	85
第五章	113
第六章	142
第七章	170
第八章	197
第九章	223
第十章	249
第十一章	273
第十二章	302
第十三章	326
第十四章	351
第十五章	376
第十六章	404
第十七章	433
第十八章	457
第十九章	484
第二十章	512
后记	538
主要参考和引用书目	542

第一章

这是一个令荣毅仁欣喜若狂的日子。

他有过不少令他终生难忘的愉快时刻，如从圣约翰大学戴着学士帽毕业，算得上是金榜题名；又如和美丽温婉的杨鉴清小姐结婚，那是洞房花烛夜，他当然会感到得意而幸福。但像今天这样兴奋得尽情、发狂，对入世渐深，已不再年少气盛，并有着良好教养的绅士荣毅仁来说，是难得的。

像往日一样，住在高恩路荣宅的荣毅仁这一天很早就起床了，作为这个勤勉家族的二代四子，他一向不睡懒觉，当然也没有夜生活的嗜好。时值盛夏，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节。天色还早，肆虐的夏日阳光还没有出来，太太杨鉴清还未醒。荣毅仁轻轻地在卫生间洗漱完，穿戴得整整齐齐，头发涂上散发出草木般清香的发乳，梳得纹丝不乱，油光可鉴。随后走进餐厅，在餐桌边坐下来，和正在用早餐的七弟荣鸿仁、七妹荣辑芙、八妹荣毅珍、九妹荣墨珍道声好。他们还在读中学和大学，现在正是放暑假期间，不用赶去上学，但还像平时一样，习惯地早起吃早餐。他在坐下来之前，打开了备餐台上的收音机，调到他经常收听的美国广播电台的频道上。他每天早晨有收听无线电广播和阅报的习惯，有时还听音乐和棒球比赛的实况转播。

厨师已将早点准备好，在荣家，早餐是中西合璧的。有牛奶、咖啡、煎蛋、色拉、蛋糕和面包片，也有白粥、豆浆、肉松、松花蛋、酱菜等等，供这个大家庭里的人随意选择。荣毅仁在圣约翰上学时，吃惯了西点。而父亲荣德生和生母程慧云则习惯于中式的稀饭酱菜之类。父亲有时还像早年一样，来碗用自己的面粉厂产的面粉做的面疙瘩，蘸着白糖吃，或者来碗阳春面，他喜欢吃像无锡拱北楼里那样的红汤面。

荣毅仁在咖啡杯放进两块方糖，用小银勺轻轻搅动着，一面翻开桌上的《字林西报》。无线电正在播放着新闻，突然，一段话让荣毅仁放下汤勺，仔细地听起来。电台的男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播道：日本政府已正式通知中、美、英国

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即日起在所有战场，包括东南亚战场、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停止一切军事对抗行动，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马上亲自向全国宣读止战诏书。

荣毅仁马上站起来，几步跨到备餐台，将收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大，播音员又一次重复播放着这条新闻，响亮的声音在餐厅里回荡着。弟妹们也放下碗筷，虽然是英语广播，但他们都听懂了，都忍不住欢呼起来。

荣毅仁一时说不出话，呆呆地站在那里，他的呼吸好像被阻塞了，全身的血液也仿佛凝固了，眼泪情不自禁地从眼眶里流出来。他太激动了，太兴奋了。

这是1945年8月14日的早晨。荣毅仁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其实，战局的变化，早已显示日本走上了穷途末路。7月26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时提出警告，如果日本拒绝，将遭到严重的甚至恐怖的报复。但日本却请苏联出面调停，派近卫公爵为赴苏特使，和苏联谈判，对《波茨坦公告》并无反应。于是十天以后的8月6日，美国空军将第一枚原子弹，投入日本有“军都”之称的广岛，一瞬间，这座城市化为废墟。东乡外相与铃木首相紧急磋商后，决定奏请裕仁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免日本蒙受更大的灾难。接着，接到来自关东军司令部及库页岛的报告，苏联断然拒绝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最早侵略中国的区域。天皇挺不住了，和内阁商量后，准备投降了，但陆军本部不愿接受“无条件”的条件，认为要集中最后力量，在中国作最后决战，以争取一些筹码和中、美、英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8月9日，美国空军将第二颗原子弹投落长崎，蘑菇云中，长崎二十多万人口，死伤无数，城市一片狼藉。

事态的发展是众所周知的，广播和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长崎和广岛惨绝人寰的照片也刊登出来了，这些荣毅仁都看到听到了，他断定，日本除投降外，已别无选择，但上海的日本军队依然神气活现，日本的报纸还在叫嚣“抵抗到底”，认为日本还保持着强大的陆军，还足可在中国大打一场保卫战，战事最后的结果还不可预测。荣毅仁当然认为这种狂言不可信，但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那么快。

殊不知，在8月10日，即第二颗核弹投入长崎的第二天，日本最高层万分震惊和沮丧，马上召开皇室会议和内阁会议，在异常沉重的气氛中，不顾陆军发誓要血战到底的顽固态度，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否则，日本将变成一片焦土，一

片凄凉无比的坟场。而投降与此相比还略胜一筹，至少保全了国家和大部分民众，这就够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还留有一丝希望。于是，拟定了止战诏书，天皇签署“裕仁”两字，并通知中、美、英三国，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了，并定在15日中午，由天皇亲自宣读诏书。美国的电台、英国BBC广播电台和中国重庆的电台广播了这条令全世界、全中国群情振奋的新闻。虽然已在预料之中，但这条消息还是让荣毅仁感到有些突然，顿有无比轻松畅快之感。

“小日本完了，小日本完蛋了，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半晌，荣毅仁快乐地喃喃道，他的脸仰得很高，仰望窗外上海的天空，巨大的突如其来的兴奋让他产生了一种眩晕感，天空比平时似乎高远得多，也要蓝得多。好了，从此以后，这上海的天空，全中国天空自由了，不再有太阳旗飘扬，更不再有日本的军机隆隆地盘旋了。人们将扬眉吐气，不再是一脸的落寞阴郁了。

“太好了，太好了！”他一个劲地说，“七弟，快去取瓶香槟来，快，还等什么！”荣鸿仁立即取了 two 瓶香槟酒，荣毅仁用颤抖的手打开瓶盖，泡沫带着一股气流喷射出来，倒满了一个个玻璃杯，兄弟姐妹们互相碰杯，不管有没有酒量，仰头往嘴里灌着，畅怀大笑。笑声和欢呼声震撼着这座平时虽然人多但略显沉闷的住宅。正在这时，从屋外传来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竹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响亮，并夹杂着浓重的硝烟味飘进花园，飘进敞开的窗户。自从日本军队开进租界后，几年里，再也听不到这意味着欢乐和庆典的中国特有的声响了。显然，邻居中也有人得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喜讯。

荣毅仁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跑出餐厅，来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妻子杨鉴清已从床上坐起，八岁的大女儿智和、六岁的二女儿智平也从她们自己的房内光着脚跑到母亲身边，鞭炮声把她们都闹醒了，她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点目瞪口呆。鉴清甚至有些心惊肉跳，她还以为又爆发起战争，而且这仗就在附近打起来。她坐在床沿上，温和地把智和、智平一左一右搂在怀里。“别吓，别吓，说不定是美国陆战队打进来了……”她一边安慰着两个女儿，一边问：“智健弟弟呢？”智健是他们的儿子，比智平小两岁。鉴清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有掩饰不住的一丝惊慌和紧张。

“弟弟还在睡觉，我喊他，他动都不动。”智和回答说。

看到荣毅仁兴冲冲地走进来，鉴清连忙问：“毅仁，怎么回事？哪儿来的枪炮声？”

“什么枪炮声？日本人投降了，这是鞭炮声！”荣毅仁喊道。

“真的？日本人真的投降了？”杨鉴清秀美的脸上浮出了笑意，她悬着的一颗心放下来了，“毅仁，这么说，日本人再也不能耀武扬威了？”

“当然，当然，鉴清，快叫孩子们下楼去，这可是个好日子，让他们到门口看看热闹。爹呢？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荣毅仁说完，旋风般地下楼去。

在荣毅仁醒来不久，黄浦江也完全醒了，在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的照耀下，江面被染成金红色。外滩的高楼大厦显得格外地金碧辉煌，从江面上驶过的大货船上飘着花花绿绿的一串串旗帜，在密密的舢板、沙船、闽船、篷船、小火轮拖的驳船中小心翼翼地缓慢行进着，时不时发出高亢的或低沉的鸣笛声。电车的“叮当”声在曙色初露时就开始响起，它是上海城市声音中的主音调，是这个城市的晚唱，更是这座城市的晨钟。

荣德生也很早就起来了，此刻，他正在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腿脚。他已经70岁了，高大的身板还挺得很直，端正的国字脸上神态淡定而慈祥，五官依然周正，只是须发已花白了，眼角和额头露出了沧桑的皱纹。他穿着布衫布鞋，神清气爽，在花园前观赏着沾着露水的花木。

花园外面是原法租界的高恩路^①。街道旁深深的梧桐树宽大的树叶一动不动，知了开始不知疲倦地吟唱起来。马路成了绿色的甬道，浓阴和蝉鸣增添了几分宁静的气氛，尘嚣在这里几乎荡然无存。路边是一幢幢风格各异的欧式洋房，其中有不少是带花园和草坪的大宅子。黑色铁栅栏和围墙后面，绿色百叶窗和白色丝窗帘悄然无声地垂下，给人一种高贵、庄重和矜持的感觉，然而同样缺少人们渴盼的风和凉气。

荣宅就是这些洋房中的一幢，它是幢大宅，露台宽大，左右对称，中间是一扇扇线条明快的长形钢窗，两端的窗户则是椭圆形的，使建筑在简洁明朗中显得富有层次。光洁的墙面是灰白色的，院子花木森森，活泼生趣。这幢房子是荣德生十多年前购置的，算得上是豪宅，但和沪上那些名宅，诸如“颜料大王”吴同文有电梯的“绿房子”，花哨无比的马勒别墅，“煤炭大王”刘吉生的希腊风格的别墅，太古洋行英国大班的铜质屋面、伸出老虎天窗和烟囱的住宅等相比，那就大为逊色了。在大上海林林总总的精美富丽的公馆私宅中，荣宅是排不上号的。

^① 今上海高安路。

当然，荣德生哥哥荣宗敬在西摩路^①的巴洛克风格的大房子倒是上海滩显赫的宅第之一。它有两扇黑漆的铁门，黑色云纹大理石的宽大楼梯和具有维多利亚时代格调的白色餐厅。在同一条路上，向北不远是爬满绿幽幽的爬山虎的美龄别墅。

突然响起的鞭炮声让荣德生有些发愣，自从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不管是在离乱的上海，还是在河道纵横的家乡无锡，他已听惯了枪炮声，看惯了战火笼罩下的滚滚狼烟。但上海、无锡彻底沦陷后，一切都沉寂了下来，除了偶尔从街头传来暗杀队的冷枪和日本宪兵枪毙抵抗战士的枪声外，多的是日本兵大头皮鞋踏在水门汀路面上的声音，和日本军车的车轮声。

上海表面上看来还是个浮华热闹的花花世界，但大多数人的心里是压抑的，悲怆的，愤怒的。颓废的纸醉金迷的背后，更多的是沉默，一种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的气氛。此时，沉默打破了，突如其来的震天声响使荣德生像杨鉴清一样，疑窦顿生，忍不住一阵心悸。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他意识到，这不是枪炮声，而是爆竹声，难道是哪一家在办喜事，这么大的阵仗，而且这么早？但再一听，不太对，爆竹声好像不是来自一家，而是好多家，他突然明白，一定是发生了可喜的大事，中国人只有遇到最隆重的节日或最高兴的事，才会不约而同地采用这种古老的习俗来宣泄他们欢乐的情绪，他马上猜测到了，这一定跟战局有关。

“爹，爹！”荣毅仁一边喊一边快步跑过来，笑容怒放的脸庞上闪烁着汗珠。

“毅仁，一清早的，什么喜事让你这么高兴？”荣德生问。

“爹，天大的喜事，日本人投降了，无线电广播了，日本天皇下投降诏书了。”

“我已猜到了，怪不得这么多人放炮仗，原来日本鬼子真的翘辫子了！”荣德生还是一口无锡话，“翘辫子”是无锡方言，就是完蛋的意思，“东洋人恶贯满盈，对中国欠下的血债罄竹难书，不说别的，单单我们荣家，给东洋人害得好苦啊！毁掉的厂房、机器、纱锭不知其数，这些身外物不去说它，最可惜的是，你大伯、大哥的命要不是东洋人，是不会给送掉的。”这一天他盼了好久，然而可望而不可即，现在，这一时刻真的来临了，荣德生除高兴之外，大为感慨。

他对荣毅仁说的大伯是荣宗敬，荣德生的哥哥；大哥就是荣伟仁，荣德生的

^① 今上海陕西北路。

长子。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出动七十多万，日军出动三十多万，双方激战三个多月，以上海沦陷告终。荣宗敬目睹荣家在上海、无锡、济南的茂新、申新、福新各厂在战争中痛遭浩劫，悲愤交加。当时，他痛心地对弟弟荣德生说，我们怎么办呢？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世道已是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了，我们荣家真的走到了尽头了，真的天地不容我们了！涸辙之鲋何时能得一汪清水？

后来，日本人在租界之外的上海占领区成立了一个所谓“大道政府”的汉奸组织，它是后来的伪上海市政府的前身。当时，租界暂且还是英、美、法等国的天下。1937年12月底租界出现了一个市民协会的组织，以绅商人士为主，宗旨说是图救战时工商界之苦境。总会设在租界内，在南市、闸北、浦东、沪西各地设分会。它的出现有些浮云掩月，让人不知底细，其实这是“大道政府”幕后操纵的一个组织。有人前来说服荣宗敬参加，竭力鼓吹这个协会超脱政治，经费共摊，广泛结客，在上海事实上已无政府，工部局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出来主持救工厂救难民，在乱局中能起到济世稳定的作用，这正中荣宗敬下怀。他犹豫一番，有些心动了。他太想保住租界内还在生产的工厂，也期待租界外的受损的工厂能逐步得以修复。这也许就是那翘首以待的一汪清水？于是，他参加了在南京路女子商业银行楼上召开的筹备会议。会议召集人和参与人都是以前熟悉的有来往的商界有头有脸的人，而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且真的是只谈维护实业商业，不涉及政治，完全是民间的自治自救行动。荣宗敬放心了，上海沦落，日寇横行，总要有人出面周旋折冲，以维持局面，救济难民，稳定工商。在他看来，保住工厂使之正常生产便是救国利民，是对国家民族的最大贡献。抗战少不了物资，面粉、布匹有关军民衣食之大事，如果这个市民协会能为此有所作为，当然是件不容置疑的好事。

但社会的反应却完全相反，舆论纷纷抨击谴责，揭破这个机构表面上是上海工商人士的自救组织，实际上是受日本军方操纵的“维持会”性质的汉奸组织，于是口诛笔伐，严于斧钺。荣宗敬很快明白过来了，于是，他连忙登报声明，郑重说明“一时涉足，只以为其纯为救济难民、为实业解困起见，宗敬决不致充当傀儡登场，或容系奸徒假名活动。谣诼之言，万勿为信，以免误会”。

从此他再也不参与该组织的活动。有人想拉拢荣宗敬继续参加，遭到荣宗敬峻拒。“大道政府”来个反间计，故意放出风声，造谣说工商巨头荣宗敬愿继续参与筹建市民协会，以致力于上海和平事业，企图压荣宗敬就范，或者借小报记者的笔和可畏的人言，将他送上戴笠的暗杀团名单，让荣宗敬跳进黄浦江都洗不

清,只得寻求日方保护。与此同时,市民协会的重要发起人,上海南市电气公司总经理陆伯鸿受到暗杀团的惩戒,被刺身亡;另一个主要成员,上海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在家门口中枪,一命呜呼。虽荣宗敬一再澄清事实,但汉奸的反间毒计,使得人们对他的猜疑并未完全解除,所造成的局面对荣宗敬压力极大,为保全自己的清白,不被人利用,情急之下,乘法轮悄然出走香港,一路的颠沛,加上心力交瘁,使他原本多病的身体变得更虚弱了。

荣家在香港有房子,有存款,亦有许多亲友。大儿子荣鸿元、二儿子荣鸿三陪着客居这里,日子不会比上海差。但荣宗敬整天面如寒霜,心情很差。他痛恨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轰炸、抢掠、火烧,无恶不作,使他和弟弟荣德生半辈子的心血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他又后悔自己不小心趟了回浑水,清夜扪心,虽然未做有愧之事,但各种说法使他难以洗刷,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就连香港的几张报纸对于他的驻港也时有评说,间有不实谤言,这使他大为不悦。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一辈子好名,行善积德、热衷公益,可到头来被众人误解成卖国求荣的汉奸,这深深地刺痛他的心,怎么也想不通。

大儿子荣鸿元劝他:“我们荣家素来讲民族大义,实业救国,你不就被拉去参加了一次市民协会的筹办会议,被任命了一个什么委员,这又怎么啦?平时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心惊。是非自有公论,怕什么?你又没有落草为寇!”

“是非自有公论?公论何在?公理何在?我离开上海就是避嫌,怕再和那个什么市民协会缠不清,可到了香港,还是有人在说,我是逃避制裁,隐于香港闹市的,我荣宗敬一生堂堂正正,现在倒成了被通缉抓捕的逃犯了。弄得我好像无颜见人,像滩簧《十五贯》里的娄阿鼠,东藏西躲的,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难道我在地面上烧稻草堆放信号,引日本飞机来扔炸弹?”荣宗敬苦笑着用无锡话自嘲说。

“大伯,你不要理睬有些人造谣生非,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大侄荣伟仁说。听说哥哥身体欠佳,荣德生为内迁事滞留汉口走不开,便委派大儿子荣伟仁来港代为探视。

荣宗敬点点头,他对这位为人仁厚明理的大侄儿一向很偏爱,很早就把他拉在自己身边做事,处处倚重他。伟仁也对大伯言听计从,伯侄之间,结下很深的感情。虽然有子侄在身边,后来侄女漱仁以及漱仁夫婿杨通谊也来到他身边,但荣宗敬还是常常会忽然忧从中来,有种不胜飘零沦落之感,也常有老骥伏枥之叹。荣宗敬的病稍有一阵好转,不久,便急转直下,住进了医院,缠绵病榻了。

荣德生得知后，急得恨不得连夜赶香港，苦于内迁之事纷杂繁多，实在是无法分身，又想到哥哥是老毛病，估摸不会太严重，待汉口的事处理出一个结果，再飞香港也不迟。但他还是打电话到上海，要四子荣毅仁委托大学的同学孔令侃对伯父有所照顾。孔令侃是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上海沦陷后，信托局迁到香港，宋霭龄亦随之抵港。孔令侃从圣约翰毕业后不久，便到香港任职，自恃自己是中国第一豪门的阔少爷，大权独揽，掌握与德国的军火生意等特殊贸易，开起了财源滚滚的“母子店”。

受荣毅仁所托，他对荣宗敬倒确很是关心，安排荣宗敬住进香港最好的医院养和医院，请最好的英国医生治疗，但由于病重，这位有“商场拿破仑”之称的实业巨星还是没有逃过一劫，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儿子鸿元、鸿三，说：“我看来大限将至了，要死在这里了，不管怎样，要把我送回去。我不能在香港做孤魂野鬼。……荣家的厂要力求保全，我死后，由你们德叔主持荣家产业，你们都要听他的，记住了吗？还有，东洋鬼子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荣家子孙无论如何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要知道……和日本人合作，那是吃虎狼药啊！……”两个儿子连连点头。虽然荣宗敬临死心中都充满悔恨和委屈，但他仍把做人的气节在遗言中一再强调，在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依然是掷地有声。

1938年2月10日，荣宗敬在子侄的哭声中溘然长逝，享年65岁。丧舟起航，孔令侃和国民政府驻港代表到码头送行。荣德生得到噩耗后，在长江边的一个芦荡边坐了足有三四小时，芦荡已枯萎，白色的芦花在寒风中摇摆着。他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是灰飞烟灭的一击，哥哥可是这个家族的中流砥柱啊！他不止一次说，荣家事业之大，实由兄主持，才有此成就。家兄一生事业，非持有充实之资本，乃持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为立业之本。他不敢设想，腥风血雨的世道，荣家的企业一片又一片被日军炸得稀烂，抢得精光，上海一些钱庄银行又紧逼着讨债，此时哥哥突然撒手离去，他挑得起这副沉重无比的担子吗？他不知道，心里滴着血，眼睛里噙着泪，脸上是彷徨和无奈。

江边的西北风呼啸着，长江的水波里闪着冬日稀淡的阳光，头顶是涂着红膏药的日机的轰鸣声，不时传来炸弹爆炸的巨大声响，揪人心肺。正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长江边尤其寒冷，但荣德生已麻木了，他仰天长叹：“天哪，怎么办呢？哥哥，你丢下这么个烂摊子，让我怎么办呢？圆凿方枘，难啊！”

各界人士对荣宗敬的逝世深表痛惜，唁电如雪片飞来。上海各报都以显著位置和篇幅登载悼念文章，评价他的卓著功绩，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派主祭员

来港唁祭。祭告中除肯定其“兴办实业”的精神照映华夏大地外，还肯定他在日本人和汉奸威逼下，体现了抗节不屈的素志。这虽是官样文章，但荣鸿元、荣鸿三、荣伟仁听了还是很宽慰，市民协会一事带来的种种絮聒，直到宗敬临终，始终是丢不下的一个心病，现在，他终于得以洗刷正名，若地下有知的话，他可以瞑目了。

1938年3月17日，荣德生在汉口收到了王禹卿、吴昆生等六人联名发来的电报：总经理一席，内外一致认为非公莫属，股东渴盼早日莅申，主持一切。这样的电报他收到好几封，荣鸿元按父亲的遗嘱，亦致电给他，请他接任茂、福、申三新总公司的总经理一职。无论从常理来说，还是以荣德生的德行、能力及他在荣家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而言，由他继承此职是顺理成章，众望所归。但荣德生实在无心思去上海执掌大局，宗敬突然去世，他无日不处在悲痛之中，加上在国难家仇的双重打击下，他又得了脑中风，右手难举。多年的老毛病痔疮又严重发作，上下相激，折磨得荣德生非常难受。于是，他迟迟未赴沪就任，一直滞留汉口养病，精神好些，便过问一下长婿李国伟统管的重庆、宝鸡的内迁事宜。但对上海的事，他并非甩手不管，深思之余，还是作出了一番布置，安排荣鸿元和荣伟仁为总公司协理，荣鸿三和荣尔仁为襄理。并致函给鸿元，叮嘱他们“待人客气，对内严密，今再加一语：要事谨慎，文书亦要留心，虽有溥之权位，防有奸谋也。叔通盘计划及复兴程度，待大局安定，即到申料理，然办事必归尔等兄弟四人”。可见荣德生还是想在适当时候，回上海坐镇总公司的。1938年6月，荣德生病情缓解，情绪也平静了好多，便离开汉口，转道香港回到上海。此时，上海租界的工厂开工很足，盈利可观，荣鸿元实际上继承了父职，执行着总经理的职权。王禹卿则延揽福新系统的大部事务。荣德生顺水推舟，索性把权力让给了子侄辈，自己寄情翰墨，以古籍旧画为消遣。但安顿不久，荣伟仁突然患重疾，荣家和荣德生又一次遭受一劫。

荣伟仁比荣毅仁大十岁，厚道能干，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协助伯父荣宗敬管理公司，办事得力、稳当，深得荣宗敬信任。荣家企业战前一度搁浅，伟仁为解救荣家的企业，到处奔波，忙得焦头烂额。日本侵华战争的火烧到大上海，荣家辛辛苦苦办起的厂，多家化为废墟，伟仁的心情更加不安、焦虑。后在香港悉心照料大伯，但视他为亲子的大伯竟一病不起，他抚尸大恸，哭得比鸿元、鸿三还要伤心。他和鸿元兄弟将荣宗敬的灵柩运回上海，厝停在西摩路荣宅厢房。余哀未息，紧接着为上海一大摊子的事日夜操劳、奔走，结果积劳成疾，得了鼻咽癌，

症状险恶万分，病急乱投医，从西医看到中西，似乎都未见效，于1939年秋去世，年仅33岁，安葬在苏州七子山，留下了伉俪之情甚笃的贤妻孙女士和三子四女。荣宗敬和荣伟仁是荣家两棵大树，突然倾倒，对荣家所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从此，荣德生对国事家事有些心灰意懒了。他们的亡故，虽非日本人直接所害，但与日本人是脱不了干系的。在荣德生心里，这笔账都得算在日本人身上。此刻，日本人告败投降了，八年来，他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来到，这让荣德生内心激动得怦怦剧跳，他竭力镇定自己的情绪，但眼泪还是在眼眶里打转。

“大伯、大哥地下有灵，一定也会感到宽慰的。爹，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荣家也可重整旗鼓了，我还是干我的面粉厂去。”荣毅仁说。

“是啊！是啊！你大伯、大哥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工厂的事，不能说积重难返，但也很棘手的。你爷爷临终前，指着桌上的一把宜兴紫砂壶对你大伯和我说，你们今后要像这茶壶一样，少了一个壶把或者壶盖，就不成壶了。可现在荣家这把茶壶，岂止是少了壶把壶盖？说它支离破碎一点也不夸张，不过，不管怎样，一场噩梦终于醒过来了。抗战胜利了，复兴国家有望，我们荣家复兴也有望了。”荣德生从地上拾起一片花叶，说，“我们荣家这些年一家人七零八落的，胜利了，可以落叶归根了，等尔仁回来，我们和伊仁、鸿远他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被日本人糟蹋了的这副烂摊子怎么收拾好。”

“爹，我知道了。”

父子俩正说着，荣毅仁的三哥荣伊仁开着敞篷汽车直驶而来，他把汽车停下，从车上跳下来，笑着对荣德生和荣毅仁说：“你们知道了吗？日本鬼子投降了，战争结束了！消息是千真万确的。”

“知道了，我是从美国电台广播听到的，裕仁下了投降诏书，中午也要正式广播了，我和爹正谈着以后荣家的打算呢！”

“以后的打算改日再谈，走，毅仁，我们先去外面兜兜风，庆祝庆祝，爹，跟我们一起去吧。”荣伊仁兴高采烈地说。

“你们去吧，想怎么疯就怎么疯，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了，估计尔仁、国伟会有电话打来，我在家里等着。”荣德生说。这时七弟鸿仁和几个妹妹不知从哪里弄来了爆竹在房前放起来，荣毅仁的妻子杨鉴清掩着耳朵，避得远远的，但脸上闪耀着明亮温柔的笑容。两个女儿智和、智平站在她身边，儿子荣智健也由保姆带着，躲在一棵树下，他一脸的懵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显然受到了姑妈们和叔叔情绪感染，跃跃欲试地想介入到那兴奋、快乐的场合中去。

荣毅仁登上了荣伊仁的敞篷车，荣伊仁从坐椅下取出一面国旗，让荣毅仁扯在手里，飞也似的驰出花园，在大街上飞奔，国旗在荣毅仁的手中迎风飘来荡去，猎猎作响。两个穿笔挺的白色西服和棕色白色相间名为香蕉皮鞋的公子哥儿，手持国旗，欢呼着，在灼热的阳光下驰骋而过的情景，在上海滩已久违了，还不知情的行人感到惊愕，知情的情不自禁朝他们鼓掌、欢叫。还有开车的，干脆跟随在他们后面，不多时，这列车队居然有了十多辆车子，浩浩荡荡地从原法租界的一条条马路拐入原公共租界的地盘，驶上南京西路。在静安寺那里被一队日本兵拦下来了，这里有一个日本军营。他们持着枪，挥着手，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意思是要他们折回去，这里是军事禁区。不过，他们的神情已明显缺乏底气，完全没有了以前杀气腾腾的凶相。显然，他们已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但还未缴械，还未被接收，也许，他们在站最后一班岗。

荣毅仁向日本兵挥舞着国旗，大声说：“你们的国家和军队已决定投降了，天皇马上要宣读投降诏书了，快放下手里的枪，滚回你们老家去！还神气什么？”日本兵有点垂头丧气，不得不放下枪，让车队过去。荣毅仁晚年提起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地说：“日本人已瘪掉了，否则早就开枪了，在占领中国期间，包括在上海，他们杀人如同蹭死地上的蝼蚁。中国人的命在他们眼里连草都不如。那天我们痛快极了！”

冲过灰溜溜的日本兵的阻拦，荣伊仁和荣毅仁一直驱车到外滩，外滩的外国轮船放笛齐鸣，岸上的汽车也鸣着喇叭，电车不停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林克赖。”它们相互应唱着，庆祝着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一个很大的圈子兜下来，消息已完全传开，成群的人涌上街头，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申报》和《字林西报》的号外免费散发，成堆成堆地被无数双手抢空。十六铺码头和原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曾升有日本的太阳旗和汪伪政府旗，那是青天白日旗上面加了一条黄带子，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有人在一片欢呼声中，爬上去，把日本旗和汪伪旗扯下来，点火焚烧掉。

这时，原来凶神恶煞般站立在岗哨上的日本兵龟缩在一边，神色仓皇地看着欢天喜地的中国人在尽情地闹腾着，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忽然，有一批人朝日本人扔起西瓜皮等垃圾，日本人或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或手舞足蹈地抵挡着，样子很狼狈。终于，有个别日本兵被激怒了，恶狠狠地对着人群端起枪，“卡啦”一声拉动起枪栓，人们见了，本能地往后退几步，不知是谁，尖声喊道：“日本人开枪啦！日本人开枪啦！”这么一喊，有人想挤出去，更多的人摩拳擦掌，涌了上来，顿